

清代臺灣示禁碑之類型

曾國棟

目次

壹、前言	1
貳、官衙兵吏類示禁碑	2
參、惡習類示禁碑	3
肆、塚地類示禁碑	4
伍、拓墾類示禁碑	5
陸、祠廟祀業類示禁碑	6
柒、其他	7
捌、結論	8

摘要

清代臺灣示禁碑的數量，就田野調查所得及文獻的紀錄，筆者整理統計共有二百八十三件。除數量眾多外，其示禁事項也琳瑯滿目；有為兵丁、胥吏勒索而示禁，有為惡丐強乞、無賴棍徒聚賭而示禁，有為侵佔塚地、毀壞墳墓而示禁，有為破壞害禾而示禁，有為侵削番地而示禁，有為侵佔祠廟祀業而示禁；所禁情事不一而足。

清代臺灣示禁碑以內容性質而言，計可分為官衙兵吏、惡習、塚地、拓墾、祠廟祀業與其他等六大類。這些示禁碑

或一式多件者，如學宮〈臥碑〉、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買補倉糧示禁碑記〉；或所禁情事相同者，如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奉禁惡丐逆擾碑示〉、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嚴禁惡丐強索橫行碑記〉等有關流丐示禁碑；或所禁性質相通者，如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嚴禁開賭強乞剪綰碑記〉、同治十二年（一七七三年）〈示禁四害碑記〉。數量眾多而內容多元的示禁碑，詳實地紀錄了清代臺灣的歷史發展與社會文化，正是「石文證史」的最佳體驗。

壹、前言

歷代官府的普通禁令，係用紙張寫張貼公告給民眾周知的，但所示禁事項，如有留存久遠的必要，或所論事項唯恐日久失據以致引起紛爭者，遂將其禁令勒石告示，以為民眾或當事者所共遵依據，故稱此具示禁性質的碑碣為「示禁碑」（註一）。

臺灣自入清版圖後，生口日繁，南北各地的開墾也逐漸普及，諸般社會問題卻也伴隨而生，官府或民間為遏止不法情事的再發生，將告示或公約鐫刻於石，以昭示垂後，因此有清一代，於臺灣留存諸多此類禁令及公約的示禁碑。示禁碑除數量眾多外，其示禁事項也琳瑯滿目，有為兵丁、胥吏

勒索而示禁，有爲惡丐強乞、無賴棍徒聚賭而示禁，有爲佔墾塚地、毀壞墳墓而示禁，有爲破壞害禾而示禁，有爲佔墾番地而示禁，有爲侵佔祠廟祀業而示禁；所禁情事不一不足，茲不一一贅舉。

本文所列之示禁碑係筆者參與田野調查所得，並以《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爲主要參考依據，同時也參考清代之方志、采訪冊及近人所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通稱中碑）、《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通稱南碑）、《臺灣北部碑文集成》（通稱北碑）、《清代噶瑪蘭古碑之研究》等文獻資料的紀錄，臺灣地區現存示禁碑，筆者共整理得二百一十九件（如附表一）。就現存示禁碑與《北碑》、《中碑》、《南碑》等文獻所收錄之碑文核對，筆者發現許多示禁碑爲前述諸書所未收錄者，計有五十件之多（如附表二）；但舊文獻曾有記錄，而今已佚者則有六十四件（註二）（如附表三）。

附表一：臺灣地區現存示禁碑總表 計二一九件

代號說明：甲、官衙兵吏類。乙、惡習類。丙、塚地類。
丁、拓墾類。戊、祠廟祀業類。己、其他類。

宜蘭縣 十件

- 丁、嚴禁越界侵削社番暨抗欠番租碑記 道光十三年十一月
- 甲、嚴禁勒派社番換截規費碑記 道光十八年六月
- 乙、嚴禁錮婢不嫁碑記 道光二十年六月

- 甲、嚴禁胥吏苛索船戶陋規碑記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
- 甲、嚴禁書差勒派社番規費碑記 咸豐六年一月
- 丙、嚴禁放牧害塚碑記 咸豐八年五月
- 丙、嚴禁塚地放牧毀墳碑記 同治五年六月
- 己、臥碑 光緒七年一月
- 丙、紅仁土大坪義塚碑記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
- 丁、嚴禁妄用牛油作燭碑記 光緒十六年六月

基隆市 〇件

臺北區 十七件

- 甲、嚴禁差役藉端苛派擾民碑記 乾隆十五年三月
- 甲、嚴禁丁役需索惡習碑記 乾隆四十八年三月
- 戊、劉門許氏立存田屋業牌記 嘉慶元年
- 戊、嚴禁爭佔福德祠祀業碑記 嘉慶三年十月
- 乙、楓樹湖庄公議禁約碑記 道光十二年五月
- 丁、嚴禁截流塞狹圳道碑記 道光十七年四月
- 丙、芝山合約碑記 道光二十九年花月
- 己、嚴禁砍伐三貂嶺路樹碑記 咸豐元年五月
- 乙、嚴禁藉差假公行劫碑記 咸豐六年五月
- 戊、龍山寺公約碑記 咸豐八年三月
- 兩、嚴禁塚埔放牧碑記 同治六年春月
- 乙、客路需知碑記 光緒十一年
- 甲、拳和庄改定折征租穀碑記 光緒十四年九月
- 戊、鄧山寺祀業碑記 光緒十八年納月
- 戊、鄧山寺祀業碑記 光緒十九年五月
- 戊、鄧山寺公議規約碑記 光緒十九年五月
- 己、禁止私挖煤炭示告碑

桃園縣 三件

乙、公議嚴禁惡習碑記 同治二年冬月

丙、義塚祀業禁約碑記 光緒十一年

戊、吳庚四無嗣祀業碑記 光緒十九年五月

新竹縣市 七件

丙、嚴禁佔墾香山牧埔塚地碑記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

乙、滿子河義渡碑記 嘉慶十三年十二月

戊、嚴禁侵佔大眾廟中元祀業碑記 嘉慶十六年五月

丙、嚴禁佔墾員山仔牛埔塚地碑記 咸豐二年四月

丙、員山仔塚牧申約併禁碑記 咸豐二年五月

丙、嚴禁斬鑿龍脈碑記 同治六年七月

丙、嚴禁砍樹害塚碑記 同治十年二月

苗栗縣 五件

甲、嚴禁差役藉端擾累碑記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

乙、房里溪官義渡示禁碑記 道光十七年

乙、中瀧泉漳和睦碑記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

丁、嚴禁破埤絕水碑記 光緒五年十月

戊、嚴禁盜買賣慈善堂春田碑記 光緒十四年二月

臺中縣市 二十三件

乙、嚴禁養鴨奸徒搭寮窩匪擾民碑記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

甲、嚴禁勒買番穀碑記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

丁、勘定民番地界碑記 乾隆二十六年一月

丁、嚴禁阻斷水圳碑記 乾隆二十七年五月

甲、嚴禁北路理番弊端碑記 乾隆三十五年七月

丁、嚴禁感恩社佃業混丈勒索碑記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

丁、埤圳水份示告碑記 乾隆五十八年七月

戊、萬春宮等廟宇香燈祀業諭示碑記 道光四年三月

丁、嚴禁佔墾西勢牧埔碑記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

丁、嚴禁恃強佔墾西勢牧埔碑記 道光十二年六月

乙、創設義渡嚴禁私索碑記 道光十四年一月

乙、大甲溪官義渡示禁碑記 道光十七年

乙、王田新置義塚碑記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

乙、嚴禁藉屍索詐誣控碑記 咸豐二年二月

乙、漳泉無分氣類示諭碑記 咸豐八年十月

丁、大甲義學租穀諭示碑記 同治七年三月

丁、德化社番租諭示碑記 同治八年九月

丁、德化社存剩租穀諭示碑記 同治八年九月

甲、買補倉糧示禁碑記（存清水鎮） 光緒二年二月

乙、嚴禁自盡圖賴碑記（存東勢鎮） 光緒二年七月

戊、嚴禁霸佔廟前餘地碑記 光緒十二年三月

乙、嚴禁棍番勒索擾民碑記 光緒十二年十一月

丁、嚴禁五福圳爭水滋鬧碑記 光緒二十年九月

彰化縣 十七件

丁、嚴禁棍徒侵墾牛埔碑記 乾隆十九年十二月

甲、嚴禁鹿港廳口胥役重索規費碑記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

丙、三塊厝義塚示禁碑記 嘉慶十八年三月

丙、嚴禁佔墾官山義塚碑記 嘉慶二十年四月

丁、徵收完課示諭碑記 嘉慶二十二年七月

丙、彰化縣東螺西保北斗街新建義塚碑序 道光二年十月

己、臥碑 道光五年一月

丁、埔鹽莊業戶佃戶租納示諭碑記 道光十五年五月

戊、嚴禁抬棄病患暨強橫投棲善養所碑記 道光二十四年八

- 戊、善養所碑記 咸豐二年二月 月
- 乙、嚴禁筏夫勒索示碑 咸豐七年十月
- 甲、買補倉糧示禁碑記〔存於鹿港鎮〕 光緒二年二月
- 甲、買補倉糧示禁碑記〔存於北斗鎮〕 光緒二年二月
- 戊、興安宮公業示禁碑記 光緒十三年十月
- 己、彰化孔子廟下馬碑
- 戊、重修清福宮碑記
- 甲、嚴禁文武兵役陋規碑記
- 南投縣 十一件
- 丁、嚴禁軍工料件阻滯圳道碑記 乾隆三十年二月
- 甲、水沙連田園減則陞科示告碑記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
- 丙、嚴禁侵佔私墾萬丹山塚地碑記 嘉慶十六年十一月
- 丁、嚴禁里差地棍阻墾塞圳碑記 嘉慶十九年一月
- 乙、嚴禁勒索竹排碑記 道光四年五月
- 己、嚴禁盜竊竹筍碑記 咸豐十年三月
- 乙、嚴禁水沙連社丁首索詐碑記 光緒元年六月
- 乙、永濟義渡碑記 光緒五年
- 乙、永濟義渡碑記 光緒五年
- 丁、嚴禁私開水道破壞隄工碑記 光緒八年十一月
- 乙、長濟義橋田產示諭碑記 光緒十八年二月
- 雲林縣 六件
- 丁、嚴禁侵害牧埔碑記 乾隆四十年二月
- 乙、嚴禁奸保蠹差藉屍圖詐碑記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
- 丁、嚴禁破埤害課碑記 道光七年五月
- 乙、嚴禁藉差據搶碑記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
- 甲、嚴禁增添差役堂禮碑記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
- 丁、嚴禁混截水圳阻斷飲水碑記 光緒十六年
- 嘉義縣市 十二件
- 丁、嚴禁侵佔牧埔碑記 乾隆二十九年七月
- 戊、嚴禁謀奪佛祖香燈碑記 乾隆三十年二月
- 丁、嚴禁匠民越界私墾碑記 乾隆三十三年三月
- 乙、嚴禁奸保蠹差藉屍圖詐碑記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
- 乙、嚴禁地棍移屍訛詐藉命羅織碑記 嘉慶二十年一月
- 甲、汛口陋規碑記 嘉慶二十一年四月
- 甲、嚴禁衙蠹酷索水鏹班數碑記 道光十七年十一月
- 戊、阿拔泉社番租充爲香燈示告碑記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
- 丙、再立笨新南港義塚碑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
- 乙、八獎溪義渡碑記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
- 戊、太元堂牌記 同治十三年五月
- 丙、嚴禁豪強佔墾墓地碑記
- 臺南縣 三十五件
- 丙、嚴禁冒墾義塚碑記 雍正十三年九月
- 乙、周知縣德政暨嚴禁地棍嚇詐樵採營葬碑記 乾隆十八年一月
- 丁、嚴禁佔築埤頭港暨盜墾荒埔碑記 乾隆二十年六月
- 甲、嚴禁征調番黎超糧役碑記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
- 丁、嚴禁混佔文衡殿墾埔暨滬汪庄開墾水圳碑記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
- 丙、嚴禁佔墾牧地葬所碑記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
- 丁、嚴禁混墾蔦松埔暨洲北場廢地碑記 乾隆四十年冬月
- 丁、嚴禁佔耕百二甲埔地碑記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

- 戊、貼納武廟香燈漢番和睦示告碑記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
- 乙、嚴禁地保串棍藉屍嚇索碑記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
- 乙、嚴禁地保串棍藉屍嚇索碑記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
- 甲、洲南場錮習陋規示禁碑記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
- 丁、嚴禁海坪搭寮霸佔碑記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
- 丁、嚴禁民番私捕埤水魚蝦碑記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
- 丁、嚴禁海坪搭寮霸佔碑記 乾隆五十九年二月
- 甲、嚴禁差保藉端勒索派滋擾碑記 嘉慶元年十二月
- 丁、嚴禁壟斷修船暨私買軍料碑記 嘉慶四年八月
- 戊、黃氏家廟香燈碑記 嘉慶九年七月
- 甲、嚴禁海口陋規碑記 嘉慶十七年九月
- 戊、方氏祠堂祭祀規約 嘉慶二十三年八月
- 丙、嚴禁牧牛侵害范夫人墳墓碑記 道光七年七月
- 戊、李文旺公碑記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
- 丁、嚴禁越界添築滷埕暨私晒取鹽碑記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
- 乙、嚴禁奸棍藉冒差役酷索碑記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
- 乙、嚴禁棍徒擾害良民碑記 咸豐八年六月
- 戊、嚴禁佔墾福德祠香田碑記 同治三年十二月
- 甲、買補倉糧示禁碑記〔存於鹽水鎮〕 光緒二年二月
- 甲、買補倉糧示禁碑記〔存於後壁鄉〕 光緒二年二月
- 甲、買補倉糧示禁碑記〔存於下營鄉〕 光緒二年二月
- 乙、嚴禁惡習碑記 光緒二年二月
- 乙、嚴禁惡習碑記 光緒二年十月
- 戊、方氏祠堂規約 光緒十三年三月
- 丁、貓求港塹地斷歸振文社公業示告碑記 光緒十三年四月
- 丁、禁截水路碑記 光緒十四年十一月
- 乙、調處修築車路糾紛示告碑記 光緒十八年九月
- 臺南市 四十件
- 己、臺南孔子廟下馬碑 康熙二十六年
- 乙、嚴禁藉端勒索大舫船隻碑記 乾隆十年
- 甲、嚴禁徵收錮弊碑記 乾隆十五年二月
- 甲、蒙憲檄免鳳邑里民車運平糶社粟及批免派撥軍工鐵炭碑記 乾隆十八年九月
- 乙、嚴禁棍徒藉屍嚇騙差查勒索碑記 乾隆三十二年八月
- 甲、奉憲禁免當舖採買 乾隆四十一年
- 己、萬壽宮下馬碑 乾隆四十二年
- 甲、示禁海口章程 乾隆五十三年九月
- 戊、大上帝廟示禁碑記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
- 甲、嚴禁海口陋規碑記 嘉慶元年四月
- 丁、牛埔定界示禁碑記 嘉慶二年七月
- 丙、李茂春瑩域侵佔示禁碑記 嘉慶五年十一月
- 丙、義塚護衛示禁碑記 嘉慶七年十月
- 戊、重建景福祠碑記 嘉慶十六年八月
- 丙、王得祿祖塋定界示禁碑記 嘉慶十八年七月
- 乙、嚴禁佛頭港貨物分界獨挑碑記 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
- 甲、嚴禁汛兵藉端勒索縱馬害禾碑記 道光二年八月
- 甲、嚴禁汛兵藉端勒索縱馬害禾碑記 道光二年八月
- 甲、嚴禁兵民乘危搶奪商船碑記 道光四年六月
- 甲、奉憲禁各衙胥役勒索紳襟班數碑記 道光四年
- 戊、大上帝廟四條街桐山營公衆合約 道光十八年四月
- 戊、大上帝廟四條街桐山營公衆合約 道光十八年五月
- 丙、嚴禁山鬼越界築塚碑記 道光二十年五月

- 乙、錮婢積習示禁碑記 道光二十年
- 乙、嚴禁惡丐強乞吵擾碑記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
- 己、防火章程碑記 道光二十一年
- 戊、銀同祖廟碑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
- 甲、守城兵役勒索示禁碑記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
- 甲、守城兵役勒索示禁碑記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
- 甲、守城兵役勒索示禁碑記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
- 己、法華寺前池內鱗介禁捕碑記 同治二年二月
- 己、嚴禁竊砍竹城碑記 同治六年一月
- 己、臥碑 同治七年七月
- 乙、嚴禁惡習碑記 光緒元年十月
- 甲、買補倉糧示禁碑記〔存於大南門碑林〕 光緒二年二月
- 乙、嚴禁自盡圖賴碑記〔存於大南門碑林〕 光緒二年七月
- 戊、天后宮廟庭禁築草寮碑記 光緒十一年九月
- 丙、墳地盜葬示禁碑記 光緒十二年七月
- 乙、嚴禁錮婢不嫁碑記 光緒十五年六月
- 乙、嚴禁錮婢不嫁碑記 光緒十五年六月
- 高雄區 十八件
- 戊、興隆寺產業示告碑記 雍正
- 丁、審斷牛埔界址嚴禁侵佔番地碑記 乾隆元年七月
- 丁、臺灣縣鳳山縣定界碑記 乾隆二十八年八月
- 乙、奉禁惡丐逆擾碑記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
- 甲、嚴禁塘兵混採以永香燈碑記 嘉慶六年十月
- 乙、嚴禁惡丐強索潑擾碑記 嘉慶九年二月
- 戊、竹滬元帥爺廟禁約碑記 嘉慶十八年十一月
- 乙、奉憲嚴禁羅漢腳惡習碑記 嘉慶二十二年六月
- 己、臥碑 嘉慶二十五年秋
- 甲、建立嚴禁胥役勒索紳矜告示捐題碑記 道光五年五月
- 乙、嚴禁惡丐聚黨強索碑記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
- 乙、嚴禁惡丐強索橫行碑記 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
- 甲、嚴禁汛口私抽勒索碑記 同治六年五月
- 甲、買補倉糧示禁碑記〔存於鳳山市〕 光緒二年二月
- 乙、嚴禁惡丐強索橫行碑記 光緒五年閏三月
- 丁、嚴禁攔斷海口水路碑記 光緒九年七月
- 乙、端風正俗碑 光緒十一年七月
- 己、鳳山縣孔子廟下馬碑 清代
- 屏東縣 十四件
- 丁、嚴禁塹丁截溝捕採危害田禾碑記 乾隆二十六年四月
- 丁、嚴禁塹丁截溝捕採危害田禾碑記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
- 丁、堪定圳界給示碑記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
- 戊、嚴禁店屋侵佔廟界碑記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
- 丙、嚴禁掘土害塚碑記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
- 乙、嚴禁棍徒流氓侵擾碑記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
- 乙、嚴禁開賭強乞剪絡碑記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
- 乙、嚴禁玩保蠱差藉屍嚇詐碑記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
- 乙、公定糖量石駝碑記 嘉慶十九年十二月
- 丁、奉憲封禁古令埔碑記 嘉慶二十年五月
- 乙、公定斗量碑記 道光六年四月
- 乙、嚴禁轎店抬勒轎價碑記 同治十一年十月
- 戊、忠義亭申禁碑 光緒二十年
- 乙、嚴禁自盡圖賴碑記〔存於恆春鎮〕 光緒二年七月

花東區 ○件

澎湖縣 一件

乙、嚴禁殘害女嬰耕牛龜蟹碑記 光緒六年元月

附表二：新採拓示禁碑一覽表計五十件

甲、嚴禁丁役需索惡習碑記 乾隆四十八年三月

乙、楓樹湖庄公議禁約碑記 道光十二年五月

甲、拳和庄改定折征租穀碑記 光緒十四年九月

(上採拓自臺北縣)

丙、義塚祀業禁約碑記 光緒十一年

戊、吳庚四無嗣祀業碑記 光緒十九年五月

(上採拓自桃園縣)

丙、員山仔塚牧申約併禁碑記 咸豐二年五月

丙、嚴禁砍樹害塚碑記 同治十年二月

(上採拓自新竹縣)

丁、埤圳水份示告碑記 乾隆五十八年七月

乙、大甲溪官義渡示禁碑記 道光十七年

甲、買補倉糧示禁碑記(存於清水鎮) 光緒二年二月

乙、嚴禁自盡圖賴碑記(存於東勢鎮) 光緒二年七月

(上採拓自臺中縣)

己、臥碑 道光五年一月

甲、買補倉糧示禁碑記(存於鹿港鎮) 光緒二年二月

己、彰化孔子廟下馬碑

戊、重修清福宮碑記

甲、嚴禁文武兵役陋規碑記

(上採拓自彰化)

丙、嚴禁侵佔私墾萬丹山塚地碑記 嘉慶十六年十一月

乙、嚴禁勒索竹排碑記 道光四年五月

乙、嚴禁盜竊竹筍碑記 咸豐十年三月

丁、嚴禁私開水道破壞隄工碑記 光緒八年十一月

(上採拓自南投)

甲、嚴禁增添差役堂禮碑記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

丁、嚴禁侵害牧埔碑記 乾隆四十年二月

(上採拓自雲林縣)

丁、嚴禁侵佔牧埔碑記 乾隆二十九年七月

戊、嚴禁謀奪佛祖香燈碑記 乾隆三十年二月

丁、嚴禁匠民越界私墾碑記 乾隆三十三年三月

乙、嚴禁地棍移屍訛詐藉命羅織碑記 嘉慶二十年一月

甲、汎口陋規碑記 嘉慶二十一年四月

戊、阿拔泉社番租充為香燈示告碑記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

丙、再立笨新南港義塚碑記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

(上採拓自嘉義)

丙、嚴禁豪強佔墾墓地碑記

丙、嚴禁冒墾義塚碑記 雍正十三年九月

甲、嚴禁征調番黎超糧役碑記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

丁、嚴禁佔耕百二甲埔地碑記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

甲、嚴禁差保藉端勒索滋擾碑記 嘉慶元年十二月

戊、方氏祠堂祀規約 嘉慶二十三年八月

乙、嚴禁棍徒擾害良民碑記 咸豐八年六月

戊、嚴禁佔墾福德祠香田碑記 同治三年十二月

戊、方氏祠堂規約 光緒十三年三月

乙、調處修築車路糾紛示告碑記 光緒十八年九月

(上採拓自臺南縣)

己、萬壽宮下馬碑 乾隆四十二年(採拓自臺南市)

甲、嚴禁海口陋規碑記 嘉慶元年四月

丁、牛埔定界示禁碑記 嘉慶二年七月

丁、臺灣縣鳳山縣定界碑記 乾隆二十八年八月

乙、奉禁惡丐逆擾碑示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

甲、嚴禁塘兵混採以永香燈碑記 嘉慶六年十月

乙、端風正俗碑 光緒十一年七月

(上採拓自高雄縣)

戊、嚴禁店屋侵佔廟界碑記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

丙、嚴禁掘土害塚碑記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

乙、公定斗量碑記 道光六年四月

(上採拓自屏東縣)

乙、嚴禁殘害女嬰耕牛龜鱉碑記 光緒六年元月

(上採拓自澎湖縣)

附表三：已佚示禁碑一覽表計六十四件

宜蘭縣 計二件

乙、嚴禁自盡圖賴碑記 光緒二年七月

丙、礁溪庄義塚定界碑記 同治十一年二月

基隆市 計五件

丁、金雞貂三社租穀完納示諭碑記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

己、嚴禁恃強爭先汲水示諭碑記 光緒二年十一月

丙、嚴禁縱放六畜毀傷故勇墳墓碑記 光緒七年十月

丙、嚴禁縱放六畜毀傷故勇墳墓碑記 光緒七年十月

丙、嚴禁毀墳踐墓碑記

臺北區 計六件

丁、拳頭母山官庄田園定例示告碑記 嘉慶元年六月

甲、嚴禁胥差苛索船戶碑記 嘉慶二十一年閏六月

戊、嚴禁剖鑿石條殘害劍潭寺龍脈碑記 咸豐二年十一月

戊、武聖廟維護碑記 同治八年十月

丙、嚴禁放縱牧養牛羊致害塚墓 光緒十四年五月

丁、公禁牛肉人街買賣碑記 光緒十五年二月

新竹縣市 計十一件

丙、義塚示禁碑記 道光十六年

己、申明亭禁約碑記 道光十八年

甲、嚴禁佐雜衙門擅受婪贓枉攬民詞碑記 道光二十九年八月

月

丙、嚴禁侵佔私墾塚界碑記 咸豐元年九月

乙、嚴禁賭博碑記 同治三年六月

己、臥碑 同治六年八月

乙、示禁四害碑記 同治十二年四月

甲、嚴禁攤扣兵餉碑記 同治十二年六月

甲、買補倉糧示禁碑記 光緒二年二月

丙、嚴禁混佔義塚碑記 光緒七年六月

戊、嚴禁阻斷龍脈碑記 光緒九年十二月

苗栗縣 計三件

丁、嚴禁侵墾社番埔地碑記 乾隆五十四年八月

乙、嚴禁漳泉械鬥碑記 道光二十九年

乙、示禁四害碑記 同治十二年四月

臺中縣市 計三件

- 丁、民番分爭水利示禁碑記 乾隆三十三年四月
- 丁、東勢角圳諭示碑記 嘉慶九年五月
- 丁、頂下圳示禁碑記 咸豐二年三月
- 彰化縣 計二件
- 己、喪事過庄示禁碑記 嘉慶二年十一月
- 己、嚴禁船筏混泊公界碑記
- 南投縣 計二件
- 丁、和溪厝分水示禁碑記 道光十一年八月
- 丁、小險圳水份諭示碑記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
- 嘉義縣市 計四件
- 己、嚴禁冒籍應考條例碑記 乾隆二十年三月
- 丁、青天廉明曹太老爺諭語 乾隆三十四年九月
- 丁、嚴禁覬覦餉塹碑記 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
- 戊、嚴禁北廬壇僧民私相借貸胎典廟園碑記 道光元年四月
- 臺南縣 計十件
- 甲、嚴禁派撥累番碑記 乾隆十七年九月
- 丁、嚴禁霸佔海坪碑記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
- 丁、嚴禁抽索麻埔山崙樵牧碑記 乾隆四十四年八月
- 乙、二層行溪義渡碑記 嘉慶十九年十一月
- 丁、嚴禁差管地棍藉端擾索碑記 同治三年十一月
- 乙、嚴禁惡習碑記 光緒元年十二月
- 乙、嚴禁惡習碑記 光緒二年二月
- 乙、嚴禁惡習碑記 光緒二年二月
- 乙、禁革牛墟陋規碑記 光緒二年六月
- 甲、嚴禁派撥累番碑記
- 臺南市 計一件
- 甲、臺澎兵備道諭告碑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
- 高雄區 計十三件
- 乙、嚴禁惡丐強索潑擾碑記 乾隆四十八年八月
- 乙、嚴禁玩保棍徒藉屍嚇詐碑記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
- 甲、奉憲禁胥役勒索紳衿碑記 道光五年五月
- 戊、嚴禁混行樵採武廟香燈草山碑記 道光七年一月
- 己、嚴禁增索卷價牌記 道光七年四月
- 己、奉憲訂價牌記 道光十七年十二月
- 乙、嚴禁呆錢碑記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
- 己、船戶公約 咸豐九年三月
- 丁、嚴禁私宰耕牛碑記 同治五年十二月
- 乙、嚴禁轎夫抬勒轎價碑記 同治六年十一月
- 乙、嚴禁賭博碑記 光緒二年四月
- 乙、禁革牛墟陋規碑記 光緒二年六月
- 乙、嚴禁自盡圖賴碑記 光緒二年七月
- 屏東縣 計一件
- 己、嚴禁搭建草蓬碑記 道光二十年六月
- 澎湖縣 計一件
- 丙、大礁頭採石協議碑記

要將示禁碑作一完善而明確的分類，誠實不易，蓋因每件碑文所涉及的範圍頗為複雜，一碑而兼有二種以上情事者在在多有，況且每因各人的見解不一，主觀所趨，分類難免存有己見，而無一標準的分類法則。在《北碑》、《中碑》、《南碑》的編輯中，有「諭告類」或「示禁碑」的分類；但僅有大分類，而未進一步細分綱目。首先將「示禁類」再

細分綱目者，應屬《臺南縣志·古碑志》（通稱南縣古碑），《南縣古碑》將「示禁類」分爲撫恤民番、惡習陋規、海坪墾埔、農田水利四項，使筆者對示禁碑的分類有初步的雛型。在前賢的基礎上，筆者將統計所得的二百八十三件示禁碑（含括現存及已佚），就其示禁內容作分析，以性質相近者歸爲一類，計歸納爲官衙兵吏、惡習、塚地、拓墾、祠廟祀業、其他等六類。本文即就這六類分別敘述說明：

貳、官衙兵吏類示禁碑

凡爲胥吏苛索船戶、兵役搶奪商船、守城兵丁勒索負販農商、差役苛索紳襟、官府擾累民番等蠹弊殃民情事之示禁碑，皆針對官府兵吏之諸般弊端而設，故將此類示禁事項歸爲官衙兵吏類。這一類示禁碑依統計結果，共有五十件，爲示禁碑總數的百分之十七強（參見附表四）。各碑所禁之事，因人因地而有不同的情況，所以再將此類示禁碑詳分爲海口惡習、守城兵丁、派撥民番、衙差胥吏等四項綱目。茲分別討論於下：

一、海口惡習示禁碑

清初爲杜絕前明餘黨，厲行海禁令，全面嚴禁江浙、閩粵人民出海，直至康熙二十三年（西元一八六四年）臺灣入清版圖始告解除。然而，對於渡臺的限制依舊甚嚴，且僅開放廈門與鹿耳門爲兩岸人民往來正口。爾後隨臺灣的開發，交通漸趨頻繁，爲了管制上的方便，乃於乾隆年間又開放蚶江與鹿港、五虎門與八里坌爲對渡正口。

清代於臺灣各港口設海防同知掌理出入船舶的實地稽查

，有文口及武口二種。所謂文口，係指由文職的海防廳員負責查驗船籍、船員、搭客及載貨等事宜；所謂武口，係指由武職的水師汛兵負責船舶出入之際的臨檢。對於出入港口的船隻、商客除定例公課，即紙張、飯食等手續費外，文武口頗多婪索，胥吏每假各項名目重索規費，以「文職自道員以至廳縣、武職自總兵以至守備千總，巡查口岸出入船隻，於定例收取辦公飯食之外，婪索陋規，每年竟至盈千累萬；而督撫大吏輒諉之耳目難周，不能詳查，於是益無忌憚」（註三），可徵其情弊。由於胥吏貪婪成性、積習成規，商客、漁人每爲此類規費所苦，乃呈請官府給示立碑。茲引述數碑於下：

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年）〈嚴禁鹿港廳口胥吏重索規費碑記〉云：

鹿港口書以該處未曾勒石示禁，粵民給照回籍，每名索銀六七□□□□□□，北路粵民回籍重費，情景□慘，難□□□□□。……爲□此，示仰鹿港廳口胥船鋪人等知悉：嗣後凡閩、粵民由鹿仔港回□籍，騰給□□，遵照鹿耳門舊例，無論士庶搭配，一概不許藉端□留難，捐索規□□。（註四）

乾隆初，潛渡偷航至臺灣的閩、粵籍人民日增，所以在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年），福州將軍永德乃上〈請設鹿港正口疏〉切陳開津，以謀對渡泉州府晉江縣蚶江口（註五）；五十年（一七八五年）始設北路海防同知，由北路理番同知兼掌。鹿耳門自清領後即爲正口，守口文武員弁婪索規費的情形素爲人所詬病，因此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頒立〈示禁海口章程〉，規定「文員衙門，每船准收番銀五圓；武

職衙門，准收制錢自一百文至二十文不等」(註六)，並於各海口勒石示禁。鹿港成為對渡正口後未曾勒石示禁，商民每為胥吏的重索規費所苦，因此臺灣兵備道兼提督學政萬鍾傑給示，規定鹿港胥吏、口書對於回籍人民，依照鹿耳門舊例，不得多索規費。由此可知，本件碑記是在鹿港開口後七年所立，歷時不久，即見弊端叢生。

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嚴禁海口陋規碑記〉云：

鹿耳門文武守口丁役，於正月內復有得受春彩禮名目。雖訊係各船戶因新正到口，自願致送，並非勒索，亦非常規；但恐日久弊生，難保無復啓陋規之漸，不可不懲辦示儆。除將得受春彩禮之丁役枷示外，合再出示嚴禁。(註七)

清嘉慶元年正月，鹿耳門文武守口丁役收受船戶所送「春彩禮」，此種「合理的陋規」，雖非勒索，亦非常規。然而，為恐日久弊生，福建水師提督哈當阿與臺灣兵備道劉大懿乃給立告示，以杜絕陋規再生。

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嚴禁兵民乘危搶奪商船碑記〉云：

照得臺灣沿海地方，每遇商船遭風擱淺，在地兵丁即相率上船，將貨物搶奪一空，並將船隻拆毀滅跡。此種惡習，最堪痛恨……為此，示仰爾等兵民人等知悉：此後如遇有船隻遭風擱淺、或已覆溺，兵丁皆當上前竭力救護。……如仍敢乘危搶物、傷人、拆毀船隻，法在必懲。(註八)

由此可知，兵丁之惡劣，誠非不淺。為此，福建巡撫孫爾準給立示禁碑，勒臺灣府城海口，以杜絕兵民搶奪商船，並鼓

勵兵丁救護人船、不貪取財物。

二、守城兵丁示禁碑

城門駐兵守衛，本意在於稽查奸宄，戍衛城郭附近的安全。但是，汛兵每假守城之便，對於出入城門的農商負販藉端抽索斂財。結果，未見守城之功，反滋惡兵網利之謀，而民深蒙其害。茲引述數碑於下：

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嚴禁汛兵藉端勒索縱馬害禾碑記〉云：

妹等孱弱農民，屢遭城門惡兵遇有車運糞土、五穀……等物出入城門，按件勒索費錢；多則滿百，少則數十。稍不從命，則任意踉蹌毆辱多端。甚又有縱馬殘損稻苗，……民不甘向阻，輒被黨毆重傷；幸而免脫，難逃入城認識，仍遭擒毆。(註九)

為此，臺灣知府蓋方泌重申禁令，特示守城汛兵革除陋習，恪守營規，不得滋擾閭閻。

又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守城兵役勒索示禁碑記〉云：

欽命鎮守臺澎掛印總鎮府葉、分巡臺澎提學按司道徐示：農商負販、車牛往來，不許兵役勒索。特示。(註一〇)

示禁者為臺灣總兵葉長春、臺灣兵備道徐宗幹，二人會銜立碑告示於各城門，今臺南市大東門、大南門及小西門三座昔日府城僅存的城門，猶存立此碑，可見守城兵役勒索情形十分嚴重。

據前述可知，守城兵丁未能克盡職責，轉以害民，嚴重

危害百姓的性命及財產。所以，清代臺灣的地方官員，每於城門立碑告示，嚴禁守城兵丁不得有勒索滋擾等情事。此外，戍守各地的塘兵亦常有擾民的情事，如新採拓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年）〈嚴禁塘兵混採以永香燈碑記〉曰：「塘之北界歷建大士廟基環繞竹木陰森，每逢春夏則廟祝收取樹果以供廟內香燈，由來久已。詎神廟隔營盤數武，其廟樹蕃滋漸與塘界毗連，戍兵輪換罔知源委，以致果熟採收，兵民每起爭端」（註二），此一兵與民爭產的情形，乃示禁碑中所僅見者。

三、衙差胥吏示禁碑

胥吏徇私舞弊，自古即是中國文職衙門的最大污點；而臺地由於胥吏充斥，其橫行酷索的情形比內地更嚴重。胥吏流弊中，以貪墨事件居多，乃因在臺官員每將府衙職務委由胥吏經手辦理，造成胥吏「鼠憑社貴」易於欺官，恐嚇索詐，人民視之如虎狼。其中以財物的需索最爲世人詬病，故每稱胥吏爲蠹吏、蠹役或衙蠹。因而，臺地官員對於衙差胥吏的積蠹，也屢有示禁。茲引述數碑於下：

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奉憲禁各衙胥役勒索紳襟班數碑記〉云：

查民間詞訟，一紙之遞，所費近千。批准後，即宜送禮與承發書，乃其將案分交值承敘、送簽稿。嗣是而承、而差、而承夥、差夥、館記、堂口，亦皆有禮、有費。諸皆分致，乃得具領投到，赴案質成。……近來紳襟赴案投質，勒索鋪堂比前尤甚，……爲此示仰紳士及胥役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各毋得再藉鋪堂等

項名目，任意勒索滋事，致干提究；該紳士等亦應知自愛，勿復干預詞訟，匍匐公堂。（註二）

由於衙差胥吏婪索之風各地皆然，故此示禁碑係當時的臺灣道胡承珙給示，轉飭各轄屬單位，而由臺灣縣知縣李慎彝立碑示禁。此外，道光五年，鳳山縣知縣杜紹祈也據胡的批示，給示立碑；並且由鳳邑舉人、監生、廩生、生員多人出資建碑（註三）。

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嚴禁衙蠹酷索水錢班數碑記〉云：

竊惟聖教覃敷，無非保民至意，臥碑昭著，專爲養士隆文。故凡民人詞訟，不許牽扯生員；士子律身，亦自潔脩自愛。惟是事關切己，難免進質公庭，最恨曲直未分，先遭衙蠹酷索刑杖，名曰「水錢」，各役稱爲「班數」；稍有不遂，百般凌辱。（註四）

爲此，嘉義縣知縣范學恆給立告示，嚴禁衙門廷訟，胥吏藉端強索「水錢」或「班數」的陋規與刑杖、凌辰等惡習。

從上述所引可發現，凡爲胥吏酷索「班數」等惡習示禁碑，皆爲士紳呈請官府示禁；蓋因此類情事與士紳的利害切身相關，同時用以振士氣而厚民俗。

又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嚴禁書差勒索派社番規費碑記〉云：

衙門書差亦即覬覦，而啓需索之端。其社書、社差、招房、刑杖、什役等人，年各派定每社勻攤銀谷，以次幫貼之外；且遇新官到任，或通土事故，即飭繳戮換給；又遇接篆、開篆，即飭造冊點卯，並派出竹修署；又遇給發告示及飭造領租、指募清冊，各宜備貼

費銀。□□□□，差保在外空執投詞，並非奉稟；串棍到社藉詞辦理番案，索費繁瑣，種種剝削，致番暗抱哀痛。（註一五）

蓋各社番歸化之際，官方念其愚拙，設有餘埔，由各社番自行招墾徵租，以充口糧。後因衙門差役每在收租發糧之際，屢向社番需索各項貼費，故噶瑪蘭通判楊承澤重申禁令，以革除流弊。

四、派撥民番示禁碑

清代臺灣為開發、建設地方，依丁口比例而徵調番黎參役，並徵課納稅。遇有運餉、解糧、換班兵丁及文武大小各官往來一切公務，每派撥民番車輛，又有指派業戶採買倉糧之事。由於此等情事造成民番不勝擾累之苦，而胥吏從中牟利以飽私囊。故有清一代在臺灣留下多件派撥民番示禁碑。茲引述數碑於下：

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蒙憲檄免鳳邑里民車運平糶社粟及批免派撥軍工鐵炭記〉云：

自鳳邑縣主呂（鍾琇）任內歲荒，蒙憲發倉平糶，蠲承遂乘賑□色，著鄉保派撥里民車輛搬運入社，課粟到縣交倉，每輛索錢壹千參百文，付鄉保代催。一時詐騙膽為，千百成例，欺官舞弊，假公吞肥，民不堪命。（註一六）

為此，臺灣道批示鳳山縣里民車運平糶社粟及免派撥軍工鐵炭，以杜絕胥吏混弊、假公濟私。鳳山縣諸里里民恐日久法弛，乃呈請知縣吳士元定案勒石，以垂久遠。

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嚴禁勒買番穀碑記〉云

各社番向化有年，與漢民同屬赤子，原無區別。爾等素來不諳耕鑿，……地方官理應加意體恤。無如利令智昏之員，祇知藉採買漁利，絕不計及社番生計。□于買谷之時，擇租多之社，亦照民戶一例，發價勒買。蚩蚩番眾，迫于官勢，不得不將價領歸。為胥役、通事人等，即從而欺弄百般，派領□□□谷有限，無可繳倉，即押令向他處貴價買交，或令將所領短價照市值加足折交。……一領一繳，賠累奚止加倍。（註一七）

因此，特由臺灣道楊景素、臺灣府知府覺羅四明、彰化縣知縣張世珍層層批示，給立勒石：嚴禁胥吏、通事等於岸裡社瞞官舞弊，硬派社番採買穀糧，以裕社番生計。又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年）〈嚴禁北路理番弊端碑記〉所禁事項有「撥夫應差、公所飯食、取辦墊筒與究逐漢奸」四事（註一八），可見乾隆中期臺灣北路猶屬荒涼，官役往來的食宿及交通皆派撥番夫，惟官役未能民、番一體待遇，因此滋生諸多弊端，番社不勝擾累，臺灣府北路理番同知張所受乃條稟該四項事宜，而後抄奉臺灣知府鄒應元等人的札飭立碑嚴禁，以確保番夫的權益及番社的治安。

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買補倉糧示禁碑記〉云：

照得各屬買補倉糧，例應在於糶穀處所，按照時值，就市公平採購，現買現交；不準指派累民，久經通飭在案。茲本部院訪聞臺灣府屬各縣，往往藉買補為名，苛派業戶承辦，縣中並未給價。遞年就田勻攤，分上下忙，折價完繳；甚因收不足數，減折列抵交代。

病國殃民，深堪髮指！（註一九）

派撥民番中，尤以倉糧的採買最引起怨聲載道，故官方屢有示禁；然禁不勝禁，弊病猶不絕。因此，福建巡撫丁日昌針對買補倉糧積弊，重申舊令；且頒發臺灣府轄屬單位，勒石示禁。

參、惡習類示禁碑

凡為惡丐強乞、藉屍嚇詐、自盡圖賴、設場聚賭、聚黨吵擾、械鬥滋事、舟輻勒索、斗量糾紛、錮婢不等情事示禁碑，此類情事皆屬社會的惡風劣習，故將此類示禁事項歸為惡習類示禁碑。這一類示禁碑依統計結果共有七十六件，佔示禁碑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七（參見附表四）。由於此類所含蓋的示禁事項甚多，而所禁情事也有互通之處，故就其事項相近者，再細分為流丐、游民、錮婢、舟輻、斗量五項綱目。茲分別說明於下：

一、流丐示禁碑

臺灣原為移民之地，因此流民特別多，此等流民每淪為丐徒乞人衣食。官府於部分地區雖設有「乞食寮」收容流丐，並推一人為「丐首」而令行管束；然此等浮浪之徒，難保無時變作奸匪之虞。所以，游民、流丐成為清代臺灣社會的地方禍害；流丐三五成群強乞橫索，地方紳民不勝逆擾慘累，雖有官府出示嚴禁，卻難以遏止，屢禁屢弛。因此，留存多件的惡丐強乞示禁碑記。茲引述數碑於下：

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奉禁惡丐逆擾碑示〉云：

臺關於稀，屢遭橫乞，經蒙前道憲陳、梁就有田業各戶、定為四季、每季各給錢貳拾壹文，付丐首收養流丐，毋許散乞，……定例已久，料邇來任意恃潑，……：丐首蔡郡，故違例禁，仍橫強酷，至流丐則縱散乞毒擾。（註二〇）

為此，鳳山縣知縣劉亨基給立告示，重申前任臺灣道陳璘、梁文科等人所頒收養、施捨流丐的定例；並明示施捨與丐的規例，嚴禁不得強乞橫索，以約束流丐的行為。此一示禁碑乃現存最早的嚴禁流丐惡習碑記，可知乾隆以前臺灣的流丐問題已甚嚴重。

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年）〈嚴禁惡丐強索潑擾碑記〉云：

凡遇婚娶、入泮等事，喜慶給賞丐首銀二錢；其喪懺凶事以及建醮祈福，概無給賞，亦不許丐首恃強索擾。詎惡丐恃伊瘋癲殘疾，民不屑與較，竟違憲定，暫潑多索。（註二一）

鳳邑仁壽里（今恆春鎮部份）里民難堪惡丐擾索，遂據此呈告，而由鳳山縣知縣翟灝給立告示，嚴禁流丐惡習，以期能除潑安良。

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嚴禁流丐聚黨強索碑記〉云：

爾等凡遇民間婚嫁、酬神及追荐功果、一切喪喜各事，行求貼四季錢文，務須仿照仁德北里舊規給貼，勿許黨眾強索滋事。……：仁德北里舊規條款：

- 一、四季，每年應給錢陸拾文。
- 一、庄民婚聚，應給錢捌拾文。

一、庄民嫁女，應給錢陸拾文。
一、庄民喪事功果，應給錢陸拾文。
一、庄民酬神演戲，應給紅包錢捌拾文。（註三）
由於羅漢內門庄（今內門鄉部份）每為流丐聚黨滋擾，故臺灣縣知縣應庄耆之請而給立告示，以維地方安寧，並開列仁德北里（今仁德鄉部份）的舊規條款，以為丐首乞討與庄民給付的依據。

又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嚴禁惡丐強索橫行碑記〉對於惡丐擾索，亦有如下的示禁章程：

一、遇民間生辰、生子彌月、四月、週歲暨賽願、進中一切喜慶事件，演戲請客，准向喜慶之家討錢二百文；如無音觴情事，不得強索，如違拏究。
一、遇民間嫁聚；有貧富之分；如係親迎，乃有力之家，定其給錢二百文；如無親迎者，量力酌給，至多以百文為準，不得無所分別，任意多索，如違拏究。

一、遇民間喪事，有力之家、無論齋懺幾天、豎立幾幡，皆給錢二百文；如無齋懺、豎幡之事，量力酌給。不得恃眾強索，如違拏究。

一、禁鳳山寮丐子，責令丐首仍循舊章安置，各歸丐首嚴行約束；無許三五成群，在於鄉村內外，強行索擾。若丐首故縱分肥，經察出，惟該丐受首是問。如外來乞丐滋端，亦當隨時稟明落；如違，定提丐首一並究治。

一、禁乞丐三五成群，陽為求食，暗操偷路；凡於僻路孤村，尤敢恣行不法。大為地方之害，自應一

律禁止。倘敢故違，許地保商民人等拏解，定即按例懲治，決不寬貸。

一、遇民家喜事請酒以及喪作功果等事，該丐首准同一丐到處看頭，約束散丐走避，每次定給錢一百文。娶婚不許討食糖員成桶，功果不許討食酒肉美味好菜，俱各聽人便菜飯給食；違者聽其細送，並提該丐首革辦不貸。（註三）

此係鳳山縣知縣鄧嘉繩據鳳邑諸里士紳之稟請而給立告示，嚴禁丐首縱丐強索、倚眾橫行；並開列章程規條，以供庄民逢婚喪、喜慶、祭祀時給付乞討的依據，防止流丐滋擾地方安寧。

由以上所引碑記，可發現流丐實為清代臺灣的地方禍害，其問題終隨有清在臺歷史而未絕。官府雖屢有示禁，然弊病叢生，卻是禁不勝禁，無法根除。

二、游民示禁碑

游民與流丐雖稱謂有別，但本質卻是互通的，此等游民經常是「日為流丐，夜則竊賊」，所以游民、流丐同成為清代臺灣的社會問題。臺地五方雜處，每多游手好閒不事生業之徒；或因逃亡無依，或因貧病短見，故常有死喪非命的事情發生。每有差保串通無賴棍徒，利用此等人命，抬屍嚇騙，百般需索；甚至冒親誣告，任意羅織，地方紳民飽受其害，僉稟懇請官府給示立碑。茲引數碑說明如下：

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嚴禁地保串棍藉屍嚇索碑記〉云：

臺地五方雜處，多游手不務生業、匪丐流落；一遇病

斃，地保串棍乘夜抬背詐索。(註二四)

為此，諸邑耆民王朝錫等先後向臺灣府、諸羅縣呈請告示，知府蘇泰、知縣冷震金分別給立告示，嚴禁地保串同差役藉屍嚇詐勒索，以杜弊害，今嘉義縣水上鄉及雲林縣虎尾鎮皆存有冷震金於同時所給的示禁碑。此外，新採拓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年)〈嚴禁地棍移屍訛詐藉命羅織碑記〉，亦針對地棍利用路斃人命恐嚇取材，以及差役勾結地棍藉命羅織無辜等情事而立碑示禁(註二五)。

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年)〈奉憲嚴禁羅織惡習碑記〉云：

冤有不事生業賭□□徒，綽號「羅漢腳」，結黨成群，日為流丐，夜行鼠竊；身窮計生，靡所不為。暮夜之間，且將病斃丐屍抬背殷實之家，或丟田頭、園尾、街衛、路巷，或移吊園頭樹木，藉屍嚇騙，以致地保到地查視，不肯收埋，需索分肥，為害不淺。(註二六)

臺灣縣羅漢外門地處山區，且與鳳邑交界，致有綽號「羅漢腳」的游民成群結黨，聚集賭蕩，鼠竊狗偷，以及移屍圖累，強行索詐，侵擾庄民，為害鄉里。官府雖先後示禁在案，仍是弊害叢生，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年)臺灣知縣謝洪光奉臺灣府知萬綿前之命，給示勒石以重申嚴禁游民惡習。至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年)上述惡習依然存在，蕃薯寮街(今旗山)士紳、商號乃重刻此示禁碑文。該碑現存高雄縣旗山鎮天后宮，旗山與內門係昔日臺、鳳兩縣交界處，正處三不管地帶，羅漢腳每聚集於此，故該地名為羅漢門，清朝臺灣首樁大型民變朱一貴事件的幾位領導者即於羅漢門豎

旗結拜、組織群眾。

又光緒二年臺灣府知府孫壽銘給示〈嚴禁惡習碑記〉亦云：「每有無賴棍徒藉屍嚇詐，因而不分皂白，索擾不堪」(註二七)。如何革除奸棍藉用路斃之屍、自盡之人命，以進行嚇詐勒索的惡風，是清代臺灣治安的重點。但從乾隆至光緒年間，只見多件示禁碑傳世，而此惡習依然存在。

此外，每有游民棍徒聚黨騷擾庄里，嚴重危害地方治安，街庄士紳不堪其擾，乃呈請官府給示立碑。如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嚴禁開賭強乞剪綹碑記〉云：

近訪有：一種無藝之徒，在街開場聚賭，常致爭鬧，釀成禍端；一種流丐，身無殘疾，三五成群，每逢朔望，沿街強乞，稍拂其欲，恃赤圖賴；一種羅漢腳，不事生業，潛入街市，混竊剪綹，擾害商民。(註二八)

鳳山分縣阿里港街(今里港鄉內)於乾隆年間，為一商民往來輻輳、貿易交關之所，故屢有棍徒覬覦，伺機分肥。為此，阿里港縣丞呂岳給立告示，嚴禁棍徒聚賭、混竊剪綹，滋事擾害，以靖地方。此碑依所行事宜將游民分為三類，一一說明游民為害的情形，實為此類示禁碑所僅見者。

又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嚴禁藉差擄搶碑記〉云：

斗六街近有地棍，自稱縣差幫夥，在街中曲巷，伺劫行人。本日惠來厝庄周姓銀被擄剝，本街張姓、南和街李姓亦被擄獲勒索。查詢無票，被拆星散。似此地棍擄搶，無異而肥；若不亟除，恐成巨害。(註二九)

為此，嘉義縣斗六門縣丞姚鴻給立告示，嚴禁地棍藉差擄搶

，以維地方安寧。

爲因應游民的滋擾，除官憲的示禁外，街庄紳民也將公約的旨趣以告諭的形式示禁，如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公議嚴禁惡習碑記〉云：

邇來人心不古，世變風移；竟有無藉之徒，私場設賭，引誘良家子地，串謀局賭。輸固受其迫勒，贏亦難免其愆；尤害及身家，貽禍非淺，事關風化，能不痛心。爰是鳩集紳耆族長等，議定章程。（註三〇）

淡水廳海山堡大科崁庄（今大溪鎮）的業戶及墾戶，爲維護地方的善良風俗而議訂此一公約，並「演戲申禁」以示慎重。

三、錮婢示禁碑

中國蓄婢之風自古即然，而臺灣於早期開墾時期，猶是地廣土肥人稀，故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年）所修《臺灣縣志》曰：「臺人雖貧，男不爲奴，女不爲婢；臧獲之輩，俱從內地來者，此亦風之不可多觀也」（註三一）。迨至乾隆以降，生齒漸多，活路倍難，賣女爲婢者日增，誠如澎湖廳志所載：

臺郡之婢，率多本地人。至於澎湖，雜穀有秋，則鄉人室家相樂，必無肯賣其子女者。惟大旱大荒，無以自存；或遭訟累所橫索；或多年債項，母錢甚微，盤利甚重，而索債者挾兵到家索鬧，其勢洶洶，一時莫措，鄉人謹愿懼勢，不得不鬻子女以填之。（註三二）

臺地紳襟士庶之家蓄養婢女，其中最爲世人詬病者，在於每將婢女終身禁錮，令其勞役，而不爲其擇配偶，甚至視

爲貨物、交易買賣等各種不人道的行爲。此種積習「上千天和，下敗風俗」最爲可惡，所以官方每給立告示，以正風化。茲引述二碑於下：

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錮婢積習示禁碑記〉云：

臺地風俗，婢長不嫁，或畜之於家，或轉鬻他人，終身老役，死而後已！……凡爾紳士係讀書明理之人，當爲齊民之表率，即軍民人等，亦各具有天良；亟應廣積陰功，務各遵照本司道所定章程：家如有婢女年至二十三歲以上者，一概即爲擇配，以召天和、而挽惡習。（註三三）

臺灣府城紳士鑑於臺地錮婢積習，傷風敗俗，乃稟請官府重加示禁勸諭，而由臺灣道姚瑩制定章程，並轉飭於各衙署門外立碑示禁。上述碑文即臺灣縣知縣閻忻抄奉勒石示禁；同時，噶瑪蘭通判徐廷掄也秉承姚瑩札飭，而立〈嚴禁錮婢不嫁碑記〉重申前禁（註三四）。

又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嚴禁錮婢不嫁碑記〉云：郡城有等紳富，買用婢女；甚至念歲以上，仍使其市肆往來，閭外無分。……爲此，示仰閭邑紳商軍民諸色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如有年大婢女，趕緊即行婚配，不得仍蹈故轍。（註三五）

此係臺灣府城芙蓉郊董事職員等鑑於奸徒販賣人口之風日熾，呈請縣府嚴禁富紳錮婢不嫁，以杜絕姦拐，整頓風化；而由安平縣知縣范克承給立告示。

四、舟輶示禁碑

臺灣的地形狹長且中央有大山脈縱貫，故河川多湍急，

經常使人有裹足不前之患，「赴海水性急，截流山勢橫，忽然穿峽出，終古作雷聲，翻石沙俱下，危船鬼欲爭」^{（註三六）}，即是時人黃清泰描述大甲溪渡險象之狀。乾隆初，巡台御使六十七對臺地當時溪渡的情況，也曾深刻敘述：

臺地南北大溪數十，寬廣無梁；經冬淺涸可徒步，夏秋之泛，洶湧湍激。土目、通事有事經涉，乘竹筏，令番浮水繞筏扳援而行。更有虎尾溪，其沙陷人足，人誤踐之則溺，必令番試探，插標以示行人。^{（註三七）}

由此可知其時溪渡危困的情狀。此等大溪巨流架設橋樑亦極為困難，故專用舟筏過渡。臺灣津渡的設置，至遲於清領初期已有。始先津渡有官渡、民渡之分；早期渡船多為官渡，官渡則有渡稅之徵，弊端叢生；而民渡亦有勒索之弊^{（註三八）}。渡頭的筏夫每藉擺渡妄向行旅威迫，需索無度，以致行旅維艱，因而有「義渡」的設置，並勒碑示禁。茲引數碑說明於下：

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創設義渡嚴禁私索碑記〉云：

創為義渡，且訂立章程以勒石，垂永遠而不磨。庶幾人占利濟，群免過涉之凶；眾喜通津，共受濟川之益。從今水路不塞，近村族惡，恐有覬覦之爭。合相率僉懇出示，嚴禁該處棍惡不得滋事生端，俾義渡成功。^{（註三九）}

此即東勢角（今臺中縣東勢鎮）諸紳耆為絕筏夫勒索之害，遂鼎力鳩金創設義渡；而由彰化縣知縣李廷璧給立告示，以濟行人。

新採拓道光十七年〈大甲溪官義渡示禁碑記〉云：「建立義渡由官給發工食，往來行人隨到隨渡，不准需索分文。如違，鳴官嚴辦」^{（註四〇）}。本件示禁碑係由淡水廳同知婁雲給示，婁雲至淡邑後，有感於大甲溪波浪掀天而筏夫乖桀，乃倡議捐資以設義渡。據吳子光〈淡水義渡記〉云：「仍樹碑碣於渡頭，永著為例。大甲溪規模已立，乃漸次而房裡、而中港、而鹹水港等處，皆準大甲溪章程以垂久遠」^{（註四一）}。可知，婁雲曾於苗栗一帶設立多處義渡，並勒石示禁，惟今只採拓得〈大甲溪官義渡示禁碑記〉及〈房裡溪官義渡示禁碑記〉二件碑記。

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嚴禁筏夫勒索碑記〉云：

東螺西保北斗街為南北通衢，寶斗大溪及三條圳等處，不得不藉筏夫渡載。但筏夫皆貪婪成性，需索多費，以致行旅維艱，為害不淺。^{（註四二）}

為此，當地士紳乃召集筏夫籌議給費條款，以為渡資給價的依據，並由彰化縣知縣狄學耕給立告示，以安行旅。

此外，臺地每遇婚姻喜事，皆以花轎作為迎娶的交通工具，而扛轎小夫多是無賴之徒，因此每對僱家多方違難勒索，甚至轎店夫頭惡性抬勒轎價，唆使棍徒斬壞公轎。街庄紳民屢受其害，而稟請官府給示嚴禁。如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嚴禁轎店抬勒轎價碑記〉云：

轎店各夫頭將嫁倩轎一款，挨次輪流，分地勒索，甚至用車代轎者，亦被迫勒貼費。^{（註四三）}

故鳳山縣知縣遂給立告示，嚴禁轎店不得抬勒轎價，轎夫亦不得議價勒索，以維風紀。

五、斗量示禁碑

生理交易全憑公道，所謂「價有長落，糧須畫一」（註四）。臺地各處的度量衡不統一，買賣雙方彼此畸重畸輕，以至紛爭不已。因此各地每於中心市場自訂公約，或以石製之母斗、公駝，安設於市場或地方大廟，供為查較其大小正否之標準。此等標準原器均刻有「奉憲示禁」或「奉憲公給」等，如屏東縣里港鄉雙慈宮，即存有嘉慶十九年鳳山縣知縣吳性誠給定的糖量公駝，明示永遠遵行，以為交易的依據。官府除給定母斗公駝外，並出示嚴禁，以杜絕交易之紛爭，如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年）〈公定糖量石駝碑記〉示：

查糖廊與糖郊每年交關買賣不小，如彼此畸重畸輕，勢必紛爭不已，殊屬病商病民！茲乘清庄，順途到境，吊核各庄廊糧比較天平，參差不一。（註四五）

故鳳山縣知縣吳性誠給定公駝，並出示嚴禁，以通商利民。新採拓道光六年〈公定斗量碑記〉亦言明，凡所用木斗務須

遵照公斗較準，若有故違者，「准街眾將偽斗打破，併人拏解，決不姑寬」（註四六），為確保公平交易而有是禁，以絕偽斗弊端再生。此件公斗鑿刻於昔日蔗車上方正中，碑文則題刻於斗腹，與其他示禁碑的書刻形式不同之處。

又光緒二年臺灣府知府周懋琦給示〈嚴禁惡習碑記〉，其中開列一條：「嚴禁奸民人等，不准在於各庄以及街市設斗設糧，私抽規費」（註四七）。臺地的母斗公量為小區域的標準，並無統一的度量衡，所以私製器物甚為流行，每有奸徒於各市設斗設量，刻剝錢文，擾亂公平交易。故官方給立告示，嚴禁私設器物，以杜弊端。

肆、塚地類示禁碑

凡為縱牲踐毀、掘取沙土、偷挖盜賣、侵墾盜葬墳墓；或勒索喪家等情事示禁碑，皆與墳塋塚地有關，故將此類示禁事項歸為塚地類示禁碑。這一類示禁碑依統計結果共有三十五件，佔示禁碑總數的百分之十二強（參見附表四）。

附表四：臺灣地區示禁碑類型分佈統計表

地區／數量／類別 (件)	官衙兵吏	惡習	塚地	拓墾	祠廟事業	雜項	總計
宜蘭縣	三	二	四	二	〇	一	一二
基隆市	〇	〇	三	一	〇	一	五
臺北區	四	三	三	三	八	二	二三
桃園縣	〇	一	一	〇	一	〇	三

*資料來源：現存示禁碑二一九件及已佚示禁碑六四件。

百分比	總計	澎湖縣	花東區	屏東縣	高雄縣	臺南市	臺南縣	嘉義縣市	雲林縣	南投縣	彰化縣	臺中縣市	苗栗縣	新竹縣市
一七·四	五〇	〇	〇	〇	五	一四	九	二	一	一	四	三	一	三
二七	七六	〇	〇	七	一四	九	一三	三	二	五	一	八	四	三
一二·四	三五	〇	〇	一	〇	五	三	二	〇	一	三	〇	〇	八
二〇·九	五九	〇	〇	四	四	一	一四	四	三	五	三	一三	二	〇
一三·八	三九	〇	〇	二	三	六	六	四	〇	〇	四	二	一	二
八·五	二四	〇	〇	一	五	六	〇	一	〇	一	四	〇	〇	二
一〇〇	二八三	二	〇	一五	三一	四一	四五	一六	六	一三	一九	二六	八	一八

此類示禁碑的示禁事項，皆是針對侵毀墳墓塚地而言，所以每件碑記所禁事項幾乎大同小異。故此一類目，筆者不以示禁事項作為細分綱目的依據，而以示禁範圍作依據，將

塚地類示禁碑再細分為義塚、私墳二項綱目。茲就此二項綱目討論於下：

一、義塚示禁碑

臺灣於清治初期即有義塚之設，分巡臺灣廈門兵備道高拱乾（任期為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於〈勸埋枯骨示〉曰：

見骨則瘞，遂號仁人；捨地而埋，爰稱義塚。

又曰：

凡有未墾荒埔，果係官地，聽民營葬；若係批照在民，未經開闢者，亦准附近人民營葬，不許阻撓（註四八）

自茲以降，臺灣義塚的建置漸多。臺地居民五方雜處，且移墾者漸多，因而墳塚遭受侵毀的情行層出不窮。另一方面，漢人社會崇祀追遠的孝道，而且深信風水說，故特別尊重墳塚。所以，因墳塚而引起的爭鬭亦時有所見。官府一者順應民情，再者以維社會風紀，所以屢頒告示，並勒碑嚴禁，以保護墳塚。茲引述數碑於下：

嘉慶七年（一八〇二）〈義塚護衛碑記〉云：

臺郡南、北義塚，概係沙土浮鬆，全賴蔓草滋生，根連固結，以資護衛。近有樵夫牧子，在該墳塚鋤割草薪、放牲踐毀、刨取沙土，妄肆蹂躪，漸致墳土摧殘；一經靈雨，水注沙流，恆有塚穿棺現之虞，已堪憫惻！更有一種奸徒，綽號「山鬼」，膽將牌石、墳磚偷挖盜賣；甚至開棺盜物，或遷骸別座，將穴築窰轉售，種種慘傷，殊難言喻！（註四九）

昔日臺灣府城南、北各有義塚，澤及枯骨。由於慘遭侵毀，貽害泉台，因此府城紳襟呈請示禁，而臺灣縣知縣周作洵據

呈給立告示，以妥幽魂而安枯骨。

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嚴禁侵佔私墾萬丹山塚地碑記〉，今存南投縣名間鄉萬丹山，係首度出土的史料，惟該碑以沙岩題刻，經時既久乃至風化甚巨，碑文大部剝落、漫漶無法詳讀，再三探拓後約略可辨識碑文大意，為嚴禁侵佔私墾萬丹山塚地的示禁碑。查《彰化縣誌》所載，嘉慶十六年縣主楊桂森曾勘查清出境外各處官山塚地，嚴禁豪強侵佔私墾，並勒碑示禁（註五〇）。萬丹山昔日亦屬彰化縣官山塚地之一，故此碑應為楊知縣所給立的示禁碑。

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年）〈三塊厝義塚示禁碑記〉

云：

保內三塊厝牛埔頭、東山黃厝庄、犁頭厝埤仔頭、鐸鉞蒂、赤塗崎等處荒山，自古設立義塚，以為附近民人埋葬之地。屢因不法之徒，奸貪漁利，盜挖赤塗、沙土、樹頭，以至山崩石墜，骨骸暴露，不可勝數。

（註五一）

昔日燕霧保三塊厝、東山等地（今彰化縣員林鎮內）義塚屢遭奸徒、樵牧侵毀，且有棍番向喪家勒索花紅之事，因此當地士紳呈請示禁，而彰化縣知縣李雲龍給示申禁，以安幽魂。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礁溪庄義塚定界碑記〉

云：

蘭地撮爾微區，人煙稠密，平原僻壤，墾闢無遺，而窳窳一事每苦難營，自道光九年五月間，經總理楊德昭等稟請山場為義塚。……近來有人在義塚界內植木種茶，芳等往勘屬寔，若不仰懇憲恩重示立碑定界，

竊恐奸徒效尤；爭利佔地，將塚愈混而愈滅，不幾令死者無葬身之地乎！（註五二）

昔日噶瑪蘭廳柴圍山一帶（今宜蘭縣礁溪鄉內）義塚，曾於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經臺灣道洪毓琛出示定界，立有木牌。其後木牌毀壞，雖曾再勒石示禁，然弊混又生。因此，地方士紳楊進芳、林國翰等人呈請示禁，而由噶瑪蘭廳通判洪煌出示曉諭。

二、私墳示禁碑

此一型態示禁碑，其目的在於保護賢哲彥士、或巨室貴冑的墳塋。通常為墳塚的親屬稟請官府出示嚴禁，以避免祖塋遭侵毀破壞。茲引述二件此一型態示禁碑於下：

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年）〈李茂春塋域侵佔示禁碑記〉

云：

瓊等祖之葬於臺也，百有餘年矣；時序既遠，覬覦漸生。邇來多有豪強等輩，狡圖侵佔；或乘晝夜而盜葬、或拾瓦棺以偷埋，禍端波起，力阻靡寧。（註五三）

李茂春係明末寓台賢士，為人富著述，樂道義，時稱「李菩薩」。死後卜葬於南城外新昌里（今臺南機場附近），時序既久遂遭豪強、奸徒侵毀，因而其後世子孫李夢瓊、李宗寅等稟請示禁，臺灣縣知縣周作洵據呈給示，嚴禁侵佔李氏塋域。

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年）〈王得祿祖塋定界示禁碑記〉

云：

緣鳴祖王奇生於康熙六十年領兵征勦朱逆，在南路赤山陣亡。奉旨：「誥贈忠勇將軍，配享忠義祠」。葬

府治大東門外虎尾寮崁頂崙。……所有墳前曠地，例有禁步；誠恐無知鄉民任意佔葬，及縱放牛羊、砍伐竹林、混開車路、影響舊窰再行開造情弊。（註五四）王氏族人王遜鳴為恐祖塋遭侵佔而呈請示禁，官府亦因其為福建水師提督王得祿的祖塋，故臺灣縣知縣高大鏞給示勒石，以茲保護。

檢視現存有關塚地示禁碑，屬官憲保護墳墓的措施，而勒石公告示禁者數量不少。地方街庄人士自訂規約保護者較少見，現存可稽者計有四件，分別是：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嚴禁掘土害塚碑記〉（在屏東縣崁頂鄉北極宮）、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芝山合約碑記〉（在士林芝山巖惠濟宮）、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員山仔塚牧申約併禁碑記〉（在新竹縣竹東鎮竹中國小）、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嚴禁砍樹害塚碑記〉（在新竹縣竹東鎮某民宅）。此四件示禁碑，皆非墳塚親屬或地方紳稟請官府給示嚴禁，而是由當地街庄人士等，將公約的旨趣以告諭的形式示禁。茲舉一例說明於下：

咸豐二年〈員山仔塚牧申約併禁碑記〉云：

竊思人生斯世，孰非無祖墳墓乎！然此牛埔內墳墓疊埋，但今之世，近來人心不古，徒知以鋤草皮肥業利己，不顧他人墳墓……不知損傷陰功之害耳。爰我眾議演戲申禁，不許鋤草皮。（註五五）

舊淡水廳員山仔（今新竹縣竹東鎮內）為一埔地，係庄民牧、葬之所，然每有不肖之徒，但求一己私利濫鋤草皮，以致墳塚遭雨淋沖毀。因此，地方人士自訂公約，並經由「演戲申禁」方式，將公約的旨趣公信於眾，以杜弊端。

伍、拓墾類示禁碑

凡為侵墾番地、海坪、塹埔、或破埤害禾等情事示禁碑，皆屬早期臺灣開發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故將此類示禁事項歸為拓墾類示禁碑。這一類示禁碑依統計結果，共五十九件，佔示禁碑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一弱（參見附表四）。此類示禁碑就其示禁事項相近者，再細分為漢番分界、海坪塹埔、農田水利三項綱目。茲就此三項綱目討論於下：

一、漢番分界示禁碑

漢人未入台之前，臺地已有原住的各番社散佈其間，自漢人進入臺灣開墾後，形成特殊的漢番關係，因此漢番分界示禁碑也就成為臺灣碑碣中最具特色者。漢人較有規模的移民臺灣，始自荷蘭時代，墾區多在臺南一帶；明鄭時期，雖又擴大至嘉南平原及高雄一帶，但當時地曠人稀，且墾區多為點狀分佈，因移墾而起之爭執較少。至清朝統治期間，大陸人口壓力日益嚴重，漢人仍源源不斷的流入臺灣，土地乃是移民解決糧食問題的天然財富。

清治期間由於移民數量龐大，在二百餘年之間，漢人人數已由當初的二十萬人增加到二百五十萬人（註五六）。其足跡遍佈臺灣西部平原與東海岸，需地孔急；因而屢有不法奸徒蒙混佔墾荒埔地，甚至私人番竟侵墾番地，以致弊端叢生，故官府屢為此等情事出示嚴禁。茲引述數碑說明於下：

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年）〈勘定民番地界碑記〉云：

勘定朴仔籬處，南北計長二百八十五丈五尺，共堆土

牛一十九個。……永禁民人逾越私墾。（註五七）

臺中縣石岡鄉昔日為拍宰海平埔族朴仔籬群分布地域，歷來雖屢經畫界立石，然實施未幾，弊竇叢生，逾越私墾如故，因此彰化縣知縣張世珍勘定界址，於該地築「土牛」十九個，以為民番的地界。

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年）〈嚴禁匠民私墾越界碑記〉云：

以大山脊分水為界，山前屬民，山後屬番，請豎界碑區別民番界限等因。准此合行豎立碑界以杜匠民越界

私墾。（註五八）

該碑記為新採拓者，碑文題刻於天然原石之上，今存嘉義縣梅山鄉太平山脊上。按嘉義縣梅山鄉與雲林縣古坑鄉交界的太平山，昔日漢、番雜處，每有匠民越界私墾，故當時諸邑笨港縣丞李俊奉臺灣府知府鄒應元之命而立碑示禁。

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禁止越界侵削社番暨抗欠番租碑記〉云：

社丁、番佃首等人勾通詐騙，以及重利盤剝剋扣租糧；無事不圖噬番，無番不受剝削，徒有番租之名，而無受糧之實。甚至鳩佔番地，分為己業，以致眾番日就窘迫，衣食不繼。（註五九）

臺灣府知府楊廷理議設「加留餘埔」以充噶瑪蘭人之口糧，而噶瑪蘭通判翟淦舉設總理、佃首等專人，以協助噶瑪蘭人收租與發糧，以免被漢人欺詐，用意良佳。未料法立弊生，屢有侵佔、剋扣之事，故噶瑪蘭通判重加勘定保留地，並勒碑諭示。

清領有臺灣初期，曾劃定原住民住區的範圍稱為「番地

「，而在其邊緣地代設置「隘寮線」或「番界」以為戍守，凡原住民一概稱為「番」，對歸化的熟番採取綏撫之策，而深居內山未服教化的生番則行「番界」封禁之策，「康熙六十一年，官斯土著，議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或十餘里，豎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註六〇），不許漢人進入，以免啓爭端。

二、海坪塹埔示禁碑

臺灣西部沿海地區，每因溪流氾濫帶來大量泥沙，而漸變為埔地，此即所謂海坪。地方庄民乃就自然之利採捕度活，所以海坪向為公眾採捕的公產地。但時有棍徒聚夥搭寮、侵佔公海，危害漁民生計，官府乃據告而給示。茲舉二碑說明於下：

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嚴禁佔築埤頭港暨盜墾荒埔碑記〉云：

陳申等恃族強大，藐視違禁，擅築塹岸，壅塞港道，致水汎濫，慘害難言！（註六一）

昔日麻豆保本有河港一道，土豪地棍迭次恃強擅築塹岸，或盜墾荒埔，淤塞河道，招致河水氾濫，影響庄民生計至鉅。地方耆民乃稟請示禁，諸羅縣知縣辛竟可據呈給立告示，以杜弊端。

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嚴禁海坪搭寮霸佔碑記〉云：

善等東西保二十二庄，居住海濱，田園稀少，民無糊生；幸有一帶海坪，□庄採捕度活，因天地自然之利，救萬民之命。……邱方二大姓邱朝遠……等，群雄

同謀，沿海插標，聚匪搭寮，截奪各庄採捕，幾致大禍數次。（註六二）

安定西保向忠里、旌義里（分別為今臺南縣西港鄉、佳里鎮）其西一帶海濱，乃附近二十二庄靠海坪採捕魚蝦為活。乾隆年間，竟有貪利之徒，共謀沿海插標、霸佔海坪，一般民衆生計被奪，以致糾紛迭生。當地衿耆吳積善等控告官憲，臺灣府知府楊廷理據呈給立告示，嚴禁不准海坪私據搭寮、築圍霸佔，以維民生。

三、農田水利示禁碑

開設埤圳的目的，係為灌溉農田，改良土地，以裕民生，誠如《彰化縣志》所述：「築陂開圳，引水灌溉，為兆民賴」（註六三）。農民因耕種灌溉之需，就溪旁築埤開圳遠引溪流，因時有數條埤圳同引一溪流，於是屢為「爭水」而起糾紛，甚至互控於公堂。官府為息訟端，同時為確保埤圳順暢，所以每勒石示禁。茲舉二碑說明於下：

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嚴禁阻斷水圳碑記〉云：

緣廖盛等水圳勢近大甲溪，其源從朴仔籬山口而出。該處水源泛散，……惟蕭希旦之田在下坵，□上流灌溉禾苗；如遇天□久旱，廖姓佃民若將草蓆遮阻，□水絕流，未免受累，弊端由此起。（註六四）

昔日揀東上保（今臺中縣豐原、神岡、石岡等地）的埤圳皆引大甲溪流以為灌溉，該地業戶屢為引水問題起衝突，彰化縣貓霧揀巡檢戴宏度遂給示，議定引水規則，以息訟端。

道光七年（西元一八二七年）〈嚴禁破壞埤害課碑記〉

云：

無奈溪頭巨姓，聚集匪徒，結黨立股。凡有過筏，必向買路；由淺入深，竟成利藪。無論有水無水，只要筏夫多錢，即行破埠放筏；任埠水別流，害及田苗枯稿。（註六五）

昔日西螺保鹿場埤（今雲林縣內）引虎尾溪流，灌溉四十餘庄田禾，影響農事至大；但有土豪聚集匪徒，盤據上源任意需索，不遂其欲則破埠，任埠水氾濫，損害禾苗。因而該地業戶稟請示禁，彰化縣知縣李廷璧據呈給示，嚴禁破埠害課，以安農事。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嚴禁私開水道破壞隄工碑記〉云：

所有番仔寮石線、四塊厝、七張犁等處隄岸附近，毋許爾等私開水道、盜挖石頭；並不准在於該隄之上砍伐樹木、割草以及放牛使車蹂躪踐踏，致害隄工。（註六六）

該示禁碑係新出土史料，今存南投市某古董店。由於彰邑東螺武西保番仔寮、四塊厝、七張犁一帶溪岸被洪水沖毀，致使田園居民被水沖沙壓，經彰化縣知縣朱幹隆勘查、諭飭整修後，勒碑示禁以衛民田廬舍。

陸、祠廟祀業類示禁碑

凡為侵佔祠廟香油錢、產業，或為維護祠廟秩序示禁碑，皆關係祠廟的祭祀，故將此類示禁事項，歸為祠廟祀業類示禁碑。這一類示禁碑依統計結果，共有三十九件，佔示禁碑總數的百分之十四弱（參見附表四）。

此類示禁碑，其所禁事項主要為祠廟的祀業及秩序，故以此二項作為本類的細分綱目。茲就此二項綱目討論於下：

一、祀業示禁碑

寺廟祠觀為民衆的信仰中心，所以對祠廟的事務非常虔誠與重視；不論是人力之支援，亦或財物的捐助，皆是不遺餘力。故各地祠廟皆有信徒的捐獻，以為祭祀所需之資。部分「角頭大廟」由於信徒眾多，每有信徒捐獻墾地，以其租穀作為祠廟香燈之資，所以其祀業相當龐大。

祠廟的田園、屋宇、財物皆為神祇祀業，係屬私人團體的產業，因此祠廟設有管理委員會以保管龐大祀業。然而此等祀業每為不肖者所覬覦；或總理、董事、首事等管理人濫用花銷；或寺中僧、尼私自變賣；或為棍徒所侵佔。為有效遏止不肖者奸謀圖利，信徒乃秉請官府給立告示、或自訂規約示告。茲引述數碑於下：

雍正年間〈興隆寺產業示告碑記〉云：

義老不能，被謀典估盡；致二宮香燈，齋糧無資；寺宇破漏、饑寒歸世。（註六七）

興隆寺（位今高雄市左營）草創於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至鳳山縣知縣李丕煜與臺灣南路營參將陳倫炯批捨菜園、店地，而垂寺宮永奠，宗支接祀。至雍正年間，寺中祀業為不肖者謀奪盜賣，以至香燈無資；其後，幸經捐金修繕寺宇、贖回原業，乃得香燈復明。寺方為恐日後不法之徒再度謀典盜賣，遂勒石示告，明其源由，以杜覬覦。

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大上帝廟示禁碑記〉

云：

不虞五十五年有廟後居民馬梓，增築房屋，復敢侵圍界地……挖去磚甃千餘塊。境民共憤，僉舉值年爐主部友等，率眾乃赴仁憲呈究。……令每年供納地租，均付本廟逐年爐主收放利息，以為修理廟宇之資。又令週圍界內店屋二十四間，每年各應納地租錢二百文，以充香油之費。（註六八）

昔日府城上帝廟（位今南市民權路）於乾隆年間，與里人有土地糾紛，訴訟有司裁斷，示告居住該廟地界諸店屋，遵照逐年交納地租，並不許侵佔地界。廟方為恐日後不肖之徒復謀佔抗，秉請官府示告，臺灣縣知縣沈樹東據呈給示，以供神祀而肅法紀。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興安宮祀業示禁碑記〉

云：

近年來，宮內公業，多被土人覬覦，生心圖佔。（註六九）

興安宮（位鹿港鎮內）歷經修建後，置有厝屋七座，為宮內祀業，租賃之款作為年間祭祀之資。然於光緒年間，每有奸徒圖謀侵佔。因此，該廟董事人等乃秉請官府給予執照並示告，臺灣府中路撫民理番同知龍景惇據呈給示，嚴禁侵漁剋扣公業，以維春秋祭祀。

類此性質的示禁碑頗多，如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嚴禁店屋侵佔廟界碑記〉，現存屏東縣九如鄉三山國王廟亦為首度出土的碑碣，惟該碑掘自溪中，碑面嚴重磨損，殘存部分文字依稀可讀，係庄眾勒碑嚴禁店屋不准侵佔廟界。

二、祠廟秩序示禁碑

寺廟祠堂乃是莊嚴神聖之地，「理宜潔淨莊肅，不容閑人混雜」（註七〇）。然而地方寺廟向來是公眾往來的場所，難免有閒雜人等於廟旁空地搭寮聚黨；尤其是游民流丐常以寺廟為休憩之所，滋擾生事，導致敬神而轉以慢神。為此，廟方或自訂公約，或秉請官府給示，勒碑申禁。如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武聖廟維護碑記〉云：

一議：廟內不准匪類聚賭，吃食洋煙，喧嘩褻瀆，違者提究不貸。

一議：廟內不准頑童招群結黨，在內丟石拋磚，致毀壞牆壁，違者惟其父兄是問。

一議：廟內不准寄儲椅桌、柴艸、及各項器具什物，違者將物充公。

一議：廟內公置錫器、椅桌、及各項器具，不准擅借與人致有損壞，如敢強借，秉請究治。

一公議：廟前左右兩邊，不准堆積糞土，污穢填塞，違者提究。（註七一）

昔日新庄街武聖廟（位今臺北縣新庄市）每有不法之徒於廟前搭寮聚賭，擾亂廟內安寧，甚至毀損屋宇。因而於同治二年當地紳襟鳩資重建，為恐匪徒、頑童再度肆行破壞，故稟請官府制訂公議，並給立告示，淡水廳艋舺縣丞林桂芬據呈出示嚴禁，以肅法紀。

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鄧山寺公議規約碑記〉云：

鄧山寺如遇祭祀演戲，不許閑人聚黨糾眾，以及在寺

旁賭博，致生事端。倘敢故違，咎有攸歸，與寺中無涉，此佈。（註七二）

鄞山寺（依今淡水鎮內）係汀州籍移民的信仰中心，其信徒為維持寺內秩序，乃眾訂公議，以為寺規。

此外，家族的祠堂，其族人為使祖先永享配祀，以及維護祠堂程序，而立規約。如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方氏祠堂規約〉云：

堂內不准亂鎮什物，庭衢不准亂搭□枰及竹□□□□隱藏磚及扇杉料等件在內矣。……每日堂上椅桌及堂內打掃歸在值祀之人應當。居住孩兒不得污穢堂內，再明。入庭衢打掃，皆由居住者□□整理，不得推諉，再簽明。（註七三）

臺南縣關廟方氏祠堂於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年）訂有〈方氏祠堂祭祀規約〉，至光緒年間又立該規約，先後明訂祭祀與清潔之規約，以昭示、規範家族成員，奉行不逾。

柒、其他

凡無法納入前述五類的示禁碑，皆歸為其他一類。歸為其他類的示禁碑計有二十四件，佔總數的百分之九弱（參見附表四）。這些示禁碑雖未能歸為獨立類型，但此情形正反映臺灣示禁碑所禁內容的多樣性。茲舉數件此類示禁碑說明於下：

一、臥碑

「臥碑」猶如今天的校規，為學子進學、修身、處世的行為規範。學宮置「臥碑」始於明洪武十五年，據明俞

汝楫編《禮部志稿》卷七十〈學校備考〉所記載，明太祖命禮部頒學校禁例十二條，嚴禁生員不得干涉詞訟及妄言軍民大事等，刻石置於學宮明倫堂之側，稱為「臥碑」（註七四）。

清入主中原後，一切政教度以沿襲明朝舊制為主，故清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年）參酌明十二條〈臥碑文〉而御制〈臥碑文〉八條，由禮部頒行全國各府、州縣、刊刻於學宮，俾令生員知曉遵行。因此，臺灣的府、縣、廳學所在的孔子廟皆刊刻「臥碑」。臺灣地區現存「臥碑」計有四件：分別為鳳山縣孔子廟（今左營舊城國小）「臥碑」，係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年）鳳山縣教諭黃人龍、訓導王之楫所刊刻；彰化孔子廟「臥碑」，係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年）彰化縣教諭蔡克全所刊刻；臺南孔子廟「臥碑」，係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臺灣府儒學所刊刻；宜蘭孔子廟「臥碑」，係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宜蘭縣知縣馬杜芳所刊刻。此外，據《新竹縣採訪冊》所載，該地孔子廟也曾刊刻「臥碑」，係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淡水廳同知嚴金清所刊刻，借此碑已佚。上述五件「臥碑」的內容，其碑文完全抄奉順治九年〈臥碑文〉而刊刻，所以除序文略有差異，以及刊刻者及刊刻年代不同外，其八項教條則完全相同。

「臥碑」的開宗明義即言朝廷設學之目的及學子當有之志向，其碑文內容如下：

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為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於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為忠臣清官。史書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為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

一、生員不可干求長官，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己之事，只許家人代告；不干預他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

一、為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辨難。為師亦當盡心教訓，勿至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註七五）

所列八項條規皆修身、立志、敦品、向學等勵志性文字，諄諄告戒諸生，務須恪遵奉行。八項條規概要言之，首重品行之功，誠如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年）〈御制訓飭士子文〉所言：

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

序。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註七六）

二、下馬碑

「下馬碑」係豎立於衙門或寺廟門前的石碑，用以表示對君主、官員或祀神之尊崇。清朝「下馬碑」，其碑文大部分為滿、漢文併列（註七七），為臺灣現存的兩種滿文石碑之一（註七八）。漢文〈下馬碑〉的碑文為：

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註七九）

如同「文官下馬，武官下轎」敕令一般，具有強制的約束性。清朝於孔子廟置〈下馬碑〉始自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據《諸羅縣志》云：「二十六年駐防鎮江將軍董某疏稱：『臣見京口官兵經過文廟，多有不下馬者，乞通行禁飭。』于是詔于學宮照牆東西立下馬牌，牌各書滿漢文，軍民莫不知有廟庭之尊矣」（註八〇），因此臺灣府學（臺南孔子廟）奉旨於廟之左右立下馬碑，惟傳世者僅存一件。

臺灣現存「下馬碑」有四件：即「臺南孔子下馬碑」。

臺南市民族文物館藏「萬壽宮下馬碑」、「彰化孔子廟下馬碑」、高雄左營舊城國小內「鳳山縣孔子廟下馬碑」；其中三件皆豎於孔子廟，以示尊崇萬世宗師，也反映清朝以儒家思想作為施教的準則。

三、禁止私挖煤炭示告碑

臺北縣汐止鎮昔產煤甚豐，前往挖取者日多，地方人士

以有傷「龍脈」之故，而稟請官府禁行開挖，並立碑示禁。今臺北新公園有一〈禁止私挖煤炭示告碑〉，其碑文曰：

奉憲示禁：私挖煤炭者，立斃！（註八一）

可見地方人士每將「龍脈」視為身家性命般的重視。考此示禁碑並無年代落款，徵之舊志，據《淡水廳志·賦役志》曰：

雞籠山，……向有仙洞，實煤窖也。土人鑿售內地，為墾田用。開挖既甚，恐傷龍脈，乾隆間已立碑示禁，淹沒失考。（註八二）

可知乾隆年間於臺灣北部已曾就開採煤炭而立碑示禁，又據《淡水廳志·賦役志》所載：「道光十五年，同知婁雲復據紳民稟，通詳禁止。二十七年，同知曹謹詳奉重禁。」又同治三年「時值全臺紳民公議，雞籠一帶為合境來龍，地脈攸關，近聞訛言山根生煤，慮或偷挖傷損，請官立禁」（註八三），臺灣道徐宗幹再行重禁。可見清代臺灣北部因產煤甚盛，民間私採的情形嚴重，紳民為恐傷及「龍脈」，屢次稟請示禁，故有此示禁碑傳世。

四、嚴禁砍伐三貂嶺路樹碑記

臺北縣三貂嶺古道上有一件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年）〈嚴禁砍伐三貂嶺路樹碑記〉，其碑文曰：

三貂大嶺逶迤十里，係淡蘭來往必經之途，羊腸鳥道，險峻非常；所幸綠陰夾道，遮蔽行人。詎爾來無知之徒，只顧利己，恣意燒林，將兩旁樹木漸行砍伐；遂使行者有薰蒸之苦而無陰涼之遮、舉步維艱，息肩無地。（註八四）

為此，居住三貂嶺之生員連日春等稟請官府示禁，淡水廳同知朱材哲據呈給立告示，嚴禁嶺路之側不得開墾砍伐，使行人得以遮陰，嶺路不為雨水沖毀。由此碑可窺知先民已注意水土保持的重要性，而且有「綠色環保」的概念。

五、法華寺前池內鱗介禁捕碑記

臺南市法華寺有一件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法華寺前池內鱗介禁捕碑記〉，其碑文曰：

寺前池內，鱗介放生。嚴禁住持、附近軍民，不許捕捉。（註八五）

昔日法華寺前曾有一「南湖」，信徒於此放生以祈福，故臺澎兵備道洪毓琛給予勒石示禁。立碑嚴禁軍民不許捕捉鱗介乃屬常理，而此告示將住持亦納入示禁的對象，頗值玩味。

六、嚴禁盜竊竹筍碑記

此碑今存南投縣竹山鎮沙東宮後，係新採拓的示禁碑，其碑文曰：

竹林每為哨黨盜伐，爰公議演戲公禁，如有敢盜筍砍竹，查獲罰戲一坪。（註八六）

據此碑所述可知，竹山自古即盛產竹筍，竹為居民主要的經濟作物，眾竹戶為防竹筍被盜採，乃以自力救濟的方式議訂公約，並以演戲公告規約。若挈獲盜筍者，則罰以演戲一檯，由此碑可看出在非官方性質的地方公約中，「演戲」成為公約示禁不可少的程序之一。

此外，或出於公共安全考量而立的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防火章程碑記〉，或基於城防戍衛因素而立的同治

六年（一八六七年）〈嚴禁竊砍竹城碑記〉，或為解決民生用水而立的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嚴禁恃強爭先汲水示諭碑記〉等，皆有其示禁的歷史意義，同時也反映臺灣社會現象的多樣性。

捌、結 論

清朝以《大清律例》為維護朝政及社會法紀的根本大法，而示禁碑則是社會的事例或案例，綜觀清代臺灣示禁碑所禁情事，詳實地紀錄了當時的社會現象，充分反映清朝治理下臺灣的社會現象。從現存示禁碑的區域分佈狀況而言，有最南端的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嚴禁自盡圖賴碑記〉（恒春），最北端的則是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嚴禁放牧害塚碑記〉（頭城）。在總數二百八十三件中，以臺南縣市及高雄縣市（舊屬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

部份）一百一十七件最為密集，其次為彰化縣及臺中縣市（舊屬彰化縣範圍內）四十五件，除花東地區未採拓得示禁碑外，其他各地則為零星分佈（參見附表五）。在年代分佈方面，從最早的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臺南孔子廟下馬碑〉到最晚的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小險圳水份諭示碑記〉，其中以乾隆、道光及光緒三個時期最多（參見附表六），臺灣自入清版圖後，歷經五十多年（西元一六八三至一七三五）的消極治理，弊端叢生，故乾隆時期即有六十五件示禁碑。乾隆至道光間隔二十五年，道光至光緒間隔二十四年，正說明示禁碑屢禁屢弛的情形。勒碑示禁雖可暫得短期的安定，或時日經久，或風雨剝蝕，示禁碑便失去約束的作用，碑雖存而令不彰，法雖嚴而政不明，正是清代臺灣社會的寫照。

附表五：臺灣地區示禁碑類型分佈統計表

地區／數量／年代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慶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不詳	總計
臺北區	○	○	二	四	三	四	二	七	一	二三
基隆市	○	○	○	○	一	○	○	三	一	五
宜蘭縣	○	○	○	○	四	二	二	四	○	一二

— 清代臺灣示禁碑之類型 —

*資料來源：現存示禁碑二一九件及已佚示禁碑六四件。

總 計	澎 湖 縣	花 東 區	屏 東 縣	高 雄 縣	臺 南 市	臺 南 縣	嘉 義 縣 市	雲 林 縣	南 投 縣	彰 化 縣	臺 中 縣 市	苗 栗 縣	新 竹 縣 市	桃 園 縣
一	○	○	○	○	一	○	○	○	○	○	○	○	○	○
二	○	○	○	一	○	一	○	○	○	○	○	○	○	○
六五	○	○	八	五	九	一七	七	二	二	二	八	二	一	○
三五	○	○	二	五	七	六	二	○	二	四	一	○	二	○
六二	○	○	二	八	一四	四	五	三	二	四	六	三	三	○
一七	○	○	○	一	○	一	○	○	一	二	三	○	三	○
二五	○	○	一	三	三	二	一	○	○	○	三	一	六	一
六六	一	○	二	七	七	一三	○	一	六	三	五	二	三	二
一〇	一	○	○	一	○	一	一	○	○	四	○	○	○	○
二八三	二	○	一五	三一	四一	四五	一六	六	一三	一九	二六	八	一八	三

附表六：臺灣地區示禁碑類型分佈統計表

地區／數量／類別 (件)	康 熙	雍 正	乾 隆	嘉 慶	道 光	咸 豐	同 治	光 緒	不 詳	總 計
官衙兵吏	○	○	一五	六	一六	一	二	一〇	二	五〇
惡 習	○	○	一四	七	一六	五	七	二六	○	七六
塚 地	○	一	三	六	六	四	五	七	三	三五
拓 墾	○	○	二七	七	九	一	四	一〇	○	五九
祠廟事業	○	一	四	七	九	三	三	一二	一	三九
雜 項	一	○	二	二	六	三	四	一	四	二四
總 計	一	二	六五	三五	六二	一七	二五	六六	一〇	二八三

*資料來源：現存示禁碑二一九件及已佚示禁碑六四件。

【註釋】

- 註一：盧嘉興著〈洲北場古碑考〉，載於《鹽業通訊》第八十六期，一九五八年十月，頁一七。
- 註二：核對《臺灣北部碑文集成》、《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臺灣南部碑文集成》及前清之《鳳山縣採訪州》、《雲林縣採訪州》、《新竹縣採訪州》等文獻，已佚示禁碑計有六十四件。
- 註三：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市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通稱臺灣分館），一九九二年，頁一〇六。
- 註四：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彰化縣篇》，臺北市：臺灣分館，一九九七年，頁一二五。
- 註五：參見《明清史料》戊編，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七二年，第二本，頁一四四及第八本，頁七〇八。
- 註六：同註三，頁三四六。
- 註七：同註三，頁四五三。
- 註八：同註三，頁三五九。
- 註九：同註三，頁三五八。
- 註一〇：同註三，頁四一〇。
- 註一一：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高雄市、高雄縣篇》，臺北市：臺灣分館，一九九五年，頁一二三。
- 註一二：同註三，頁三六〇。
- 註一三：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市：臺銀經研室，一九六六年，頁四五九。
- 註一四：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嘉義縣市篇》，臺北市：臺灣分館，一九九四年，頁一六四。
- 註一五：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宜蘭縣·基隆市篇》，臺北市：臺灣分館，一九九九年，頁六。
- 註一六：同註三，頁三二五。
- 註一七：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中縣市·花蓮縣篇》，臺北市：臺灣分館，一九九七年，頁二六。
- 註一八：同註一七，頁九九。
- 註一九：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縣篇》，臺北市：臺灣分館，一九九四年，頁四。
- 註二〇：同註一一，頁九五。
- 註二一：同註一一，頁六六。
- 註二二：同註一一，頁一五。
- 註二三：同註一一，頁三七。
- 註二四：同註一九，頁三九。
- 註二五：同註一四，頁一八四。
- 註二六：同註一一，頁一七。
- 註二七：同註一九，頁二〇二。
- 註二八：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市：臺灣分館，一九九五年，頁六三。
- 註二九：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臺北市：臺灣分館，一九九六年，頁一二。
- 註三〇：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市·桃園縣篇》，臺北市：臺灣分館，一九九九年，頁一九五。
- 註三一：陳文達纂《臺灣縣志》卷一〈輿地志〉風俗條，臺北市：臺灣省文獻會，一九五八年，頁五八。
- 註三二：林豪撰《澎湖廳志》〈風俗誌〉，臺北市：臺灣經世新聞報社，一九二二年，頁五三五。
- 註三三：同註三，頁三七九。

- 註三四：同註一五，頁五。
- 註三五：同註三，頁三九七。
- 註三六：周璽撰《彰化縣誌》〈藝文誌〉，彰化縣：彰化縣文獻會，一九六九年，頁七六二。
- 註三七：六十七著《番社采風圖考》，臺北市臺銀經研室，一九六一年，頁一六。
- 註三八：參見戴文鋒著《清代臺灣的社會救濟事業》，成大史語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一年，頁七一。
- 註三九：同註一七，頁一一三。
- 註四〇：同註一七，頁九一。
- 註四一：吳子光《一肚皮集》卷六〈記〉，收錄於《吳子光全書》，臺北市：中華民國臺灣史蹟中心，一九七九年。
- 註四二：同註四，頁二八八。
- 註四三：同註二八，頁一二。
- 註四四：同註二八，頁六六。
- 註四五：同註二八，頁六六。
- 註四六：同註二八，一〇四頁。
- 註四七：同註一九，頁一八八。
- 註四八：高拱乾修《臺灣府志》卷十〈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一〇五九—一〇六〇。
- 註四九：同註三，頁三五〇。
- 註五〇：同註三六，頁一六六。
- 註五一：同註四，頁二三七。
- 註五二：陳進傳著《清代噶瑪蘭古碑之研究》，彰化縣：左羊出版社，一九八九，頁一六六。
- 註五三：同註三，頁一六四。
- 註五四：同註三，頁一一三。
- 註五五：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新竹縣市篇》，臺北
- 市：臺灣分館，一九九八年，頁四五。
- 註五六：陳紹馨著《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市：聯經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一八。
- 註五七：同註一七，頁一一一。
- 註五八：陳文達著《嘉義梅山乾隆民番界碑》，載於《臺灣文獻》第三十七卷三期，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八六年九月，頁一九七。
- 註五九：同註一五，頁二。
- 註六〇：黃叔璥著《臺海使槎錄》卷八〈番俗雜記〉，臺北市：臺銀經研室，一九五七年，頁一六七。
- 註六一：同註一九，頁一二〇。
- 註六二：同註一九，頁一〇四。
- 註六三：同註三五，頁一五五。
- 註六四：同註一七，頁二九。
- 註六五：同註二九，頁三一。
- 註六六：同註二九，頁二二五。
- 註六七：同註一一，頁一七六。
- 註六八：同註三，頁一七五。
- 註六九：同註四，頁一一一。
- 註七〇：同註三，頁一四〇。
- 註七一：邱秀堂編《臺灣北部碑文集》，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一九八六年，頁三五。
- 註七二：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縣篇》，臺北市：臺灣分館，一九九九年，頁二六六。
- 註七三：同註一九，頁二一〇。
- 註七四：參見明俞汝楫編《禮部志稿》卷七十〈學校備考〉，收錄於《景印四全書珍本初集》，上海市：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

— 清代臺灣示禁碑之類型 —

註七五：同註三，頁四〇。

註七六：同註三一，頁二九八。

註七七：臺灣現存四件下馬碑，唯「鳳山縣孔子廟下馬碑」只刊刻漢文。

註七八：另一種滿文碑，係林爽文事件後，清高宗於乾隆五十三年所立御制滿文碑。

註七九：同註三，頁一。

註八〇：周鍾瑄纂《諸羅縣志》卷五〈學校志〉，臺北市，臺灣經世新報社，一九二二年，頁七一八。孔子廟置「下馬碑」的源始有二種說法：其一，相傳始於金明昌二年；其二，明憲宗成化年間太學生虎臣上言，天下士大夫過先聖廟宜下輿馬，因此詔天下學校孔子廟所在，過者皆下馬，雖未言及立碑，後世仍據此而推論文廟下馬碑始於明。參見俞越《茶春室續鈔》卷八，收錄於《俞越劄記五種》，臺北市：世界書局，一九六三年。

註八一：同註三，頁六〇。

註八二：陳培桂撰《淡水廳志》卷四〈賦役志〉煤場條，臺北市：臺灣經世新報社，一九二二年，頁二二三。

註八三：同前註。

註八四：同註七二，頁三〇〇。

註八五：同註三，頁一六六。

註八六：同註二九，頁一四四。

作者簡介

著 經 學 年 籍 姓

名：曾國棟

貫：臺灣省彰化縣

齡：民國五十五年出生

歷：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畢業

歷：國立空中大學兼任講師

作：《清代臺灣示禁碑之研究》論文、〈婢女的禁錮與解散——從銅婢示禁碑探討清代臺灣社會的蓄婢現象〉（刊載於臺南文化四十七期）

